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五十二

崑山顧炎武寧人輯
成都龍萬育燮堂訂

懷慶府

藩封

論曰酌古準今立法者本乎上體情盡變行法者存乎人近制宗藩條例至詳至備矣立法之始而宗室猶稱不足以行法者之未善而不能體乎人情也前此有司支給不時以致貧難宗室逾年先費亦如貧民二月賣新絲所得不及其半雖有善處者亦不過為豪民繼富耳請改歲支為月支而月不過五益以聚多則易蕩分少則易節無期則難待有期則可計日也若三科

卷五十二

河南三

定賦先計封域月支所有歲補所缺民不加賦而宗室自無不足矣此百世之治法也河南藩封七處其六處本土存留米麥足以供用惟開封所入不足以給所出計開封與舊屬歸德四十三州縣夏秋糧幾八十萬起運幾三十萬存留幾五十萬內除鈞州三萬六千五百以供徽府宗室及官吏師生之用餘四十六萬以六萬為歲征脫欠及別貯之數其官吏師生一科歲用不過五萬再以五萬補四衛軍伍屯糧之不足尚餘二十萬以供藩府分作十二月每月二萬五千石上自郡王下及庶人各計其定分足十分則各十分足五分

則皆五分大約中尉月得實米三石銀一兩折三石以法而善察本兵授之以成規可也昔魏選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式軍士支糧自負爲

顧人減其十一今亦不須

別較但依旂牌入倉如伍按隊齊給弗勝弗得匪人連坐選之精則自無委靡之習待之厚又有以作其敵愾之氣未著伍而兵已強矣我朝軍伍之制每軍百名統之以百戶千名統之以正副千戶五千六百統之以指揮七員漸增置二十餘員使在衛則爲管軍之官征操則爲領軍之將豈使之食厚祿安坐於家而付軍士

於他人置征戍於閭閻哉今外衛指揮千百戶勤事京邊者十一安坐衛所者十九是以營操之官已非在衛之官一旦出征推選將官又非營操之官倉卒數易軍不識將將不識軍豈兵法書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之術乎豈一體相待如身之運臂臂之運指者乎夫軍不離將人人所知軍旣分爲春秋兩班設官將欲何爲乃不與偕行請如舊例每衛五所分定春秋京邊四班且如前後二所春操卽二所之千百戶盡數與俱而指揮都指揮中分其半中右左三所秋操卽三所之千百戶盡數與俱而指揮都指揮亦中分其半營操得人在比

試覆真之後自後弓馬器械嫻熟者卽管營管隊其不能者照今京營事例編作什伍常班管千軍者卽回衛管衛印者也管隊者卽回衛分衛事管所印者也常班者卽回衛閑住者也患病緣事卽以舍人補伍在京一現脫伍卽在衛一歲不得支俸懲勸之道激勵之方在是矣此時軍官本等職分不容假借不愈於今日撫按官推選軍政別途訪求乎軍有缺伍卽責問原來之官不愈於今日在營缺伍始申於部部行都司都司行衛所比秋班將至卽春秋九轉移文猶未周

田賦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籍田畝以定土地之廣狹而賦稅所由明籍戶口以知人民之多寡而力役所由均二者實惟政治之大者懷慶三面限以山河土地視諸郡爲少而賦稅視諸郡爲多因地定賦大勢之不均此則守令之不得以自專者計賦派地小數之不均此則專於守令者然必知之明而後處之當因考舊志以計田畝宗總會田糧文冊以志原額起運存留之數使爲民父母一展卷間而大數宛然在目田以頃計止於畝而毫釐不計焉糧以石計止於升而圭撮不計焉銀以兩計止於分而絲忽

不計焉吏書防細弊冊籍不得不詳君子識大體史志
惟撮其要

屯田

屯田軍士之所天也欲全軍伍先理屯田兼併於豪強
私易於富室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必處之有術行之以
漸正德五年遣京官清理屯田意非不美所用非人急
遽無漸釀成寧夏之變屯田遂廢不講嘉靖七年河南
屯田憲臣革私易歸本業亦優卹之善政也處置無方
構訟至今不已何者勢所必至情不可強也譬如買賣
奴婢之禁仁政所當先也犯者日衆亂由所階治家如

卷五十二

河南三

四

治國有爲者治萬畝而有餘無爲者易百畝而不足田
荒蕪而賦稅何出此則典賣者勢之所必至也強奪富
人納價之田而歸之本主是以拂人情而訟繁興且如
人孰不愛其子豈待君子者之禁非利其財亦資其養
也又况懷慶屯田與東明雜處軍士異省會訟動必經
年而貧富俱困山西諸衛屯田於直隸州縣如其比者
尙多若兩省巡按會文立爲一定之法凡民買軍田軍
買民田每畝歲輸銀五分與本業主大約每畝三分在
軍足以完兩稅所餘二分足以備軍裝在民三分足以
備良馬所餘一分足以供雜差軍買軍田則兩稅隨輕

重完於管業外二分以資軍裝而近年所加地畝差銀一切革去若然則貧軍百畝之田雖賣而歲得銀二兩以資行裝田倍而所得亦倍之又何至於逃哉雖有憲官不在優免雖有定傷復其三不復其二此雖遷就之說然亦足軍士省詞訟之要法也

懷慶府知府

臣

紀誠謹

奏為地糧偏重懇乞通融以

一稅法以蘇疲黎以光

聖治事

陛下惓惓無非以

周天下之利弊而興革之甚盛心也然政在宜民法貴通變使不審弊酌宜而徒沿迹以求通焉其何以仰體

陛下勵精圖治之萬一也哉

臣

備員守職待罪應朝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五

例得據見聞直言利弊臣不敢妄越特以事關民瘼之大者敬為陛下陳之思惟國初定賦止據一時一地之荒熟起科初未嘗有所厚薄於其間也彼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先懼遭兵其時地荒故其糧頗少獨懷慶一府向未蒙亂比其地方熟故其糧頗多糧之多少不過以地之多寡為率苟如此其地如此其糧雖至今行之未有不可者但年久勢異而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七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至嘉靖十

一年新丈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在二縣如此在他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於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顧以具糧分灑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於懷慶北枕太行南環黃河中流丹沁年年衝壓則膏腴變爲鹹荒者不下百千餘頃又且有封藩各墳址之開占是以糧有包空之說而人之逃者相繼先河內縣原編戶一百二十餘里今并爲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并爲二十九里凡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徵輸而卒無以

自安也臣奉命守茲土入其境見其民心竊恫焉隨據河內等六縣民人楊光張相等連名告乞俯念地糧編累曲賜多方均減以延餘命等事因詢其故乃查河南總賦文冊懷慶一府共地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九頃該糧三十三萬六百二十石如歸德府七萬四百餘頃止徵糧六萬七千六百七十餘石計其地懷慶不及開封等各府十之一二而其糧多不止於十數倍况懷慶之地每一百四十步爲畝每畝徵糧一斗少亦不下八升五合其他各府之地每四百八十步爲畝每畝徵糧二三合多不過一升甚者有數畝之地而無一撮之糧以

一役之徵而免數畝之稅是懷慶一畝之地足當各府
三四十畝之稅懷慶不免有徵賦包賠之苦而在各府
乃得以恣飛詭影射之奸於此使不有以通融之則苦
樂不均而懷慶偏重之累將何時已乎伏望 陛下俯
察 臣言勅令戶部弔查黃冊與河南總會文冊一一對
閱各府原地若干原糧若干今增地若干該糧若干復
查懷慶是否衝壓有無開占該餘若干公視八府爲一
體惟計畝均糧可增則增可減則減當統一之日立畫
一之法則在在皆得以蒙其均平之澤也若開封等府
猶堅忍偏護不肯一體通融必不得已姑先調停如糧

數雖同而起運存留有輕重之互視起運雖同而本色
折色有省費之不倫卽於派糧之日酌量重輕定爲規
則將本府准改存留糧七分起運糧三分算每地一畝
仍改重糧一升三合四勺輕糧五升四合六勺較之他
府雖猶重數倍比之往年則略輕二升所謂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矣若小灘兌軍比之別項起運錢糧又
爲獨重或將此項重糧通行除免或量免一半另改起
運折色錢糧以充其數夫兌軍改而爲折色則本色之
費用可輕起運改而爲存留則輸納之艱勞可免雖不
能通融均灑於一省之中而救偏補弊亦得以減重從

輕於一省之內予遺之民有更生之望而守土待罪之官亦得以勉修職業也惟 陛下留神臣愚幸甚生民幸甚爲此除具本外臣無任瞻天仰望激切屏營之至河內縣

驛傳

按驛所協濟之規起於萬歷二年驛傳道某公所議在立法之初已不免嘖有煩言遵行洎今沿而未革動以舊規二字護之而其中有大不便者如河內一邑路衝民貧固所宜濟覃懷驛則有汝州西華襄城臨潁密縣驢二十三頭矣河內遞運所則有濟源牛八隻半矣查

本縣驛傳銀內則又有協濟開封郭志驛銀一百一十兩彰德安陽所銀七百二十兩夫濟者以彼有餘益此不足之謂也業已望濟於人而復濟乎人於義何居且各縣相距近則二三百里遠亦不下六七百里轉解既多耽延而有司之催徵者則又以起運爲急以站銀爲緩尺一關提弁髦視之而此中輜軒一至包賠應付稱貸出息種種苦累有不可勝言者額銀未到之先已爲富家之二月絲而五月穀矣如之何不貧困而逃亡者衆也萬歷十八年按臺毛公在題奏驛傳銀兩先儘本府所屬徵派如本處有餘方許題奏隣近驛遞不得議

及隔遠地方其於前弊蓋洞燭之至於浙江水程無驛
派令協濟河南等處草懷驛有馬十三匹名曰南馬其
解支之期難於同省十倍布政司坐委宣武衛百戶守
候催提動經歲月曾經按臺會議以中省應解京班柴
薪抵南馬工食數畧相當而以浙江協濟之銀同起運
錢糧徑解兵部在浙中不得仍前視協濟爲不急之務
以容拖欠而本驛赴領於布政司亦不至令關提者跋
涉於數千里之遙應不待命於三五年之後也事雖
未行其法殊便倘執舊規而無變計恐將來之累有不
可勝言者矣

武陟縣

李日茂曰邑有黃河經其南沁河遶其北通舟楫便商
賈可不謂百姓之利哉顧黃性善崩淤而沁易衝決邑
當其下流倏忽巨浸化爲桑田膏腴化爲沙坵有糧無
地有地者反無糧疆場易消強弱相吞質成者無虛日
奸民乘之又往往虛除實糧而盜種退灘空間地者若
固有之因是旋支旋除曾無一定之額糧日增而地日
減吏書得以執其權誠古今一大害也蓋由官遷轉無
常視如傳舍弊孔難以悉窺或貪除糧之美名惜革奸
之實力故日甚耳近奉文清丈築堆植樹計長久也由

此而督修不廢執薄駮區卽有坍塌沙壓可以據補而亦不至於虛除庶額地不失而民不偏苦矣此本邑第一事特詳之

又曰沁之由來詢之士民皆謂在歲溢而不決故不隄防所以十五年間決入衛創及藩府上特簡科臣督治維時當事者日夜焦勞調集懷慶十縣人夫疏浚隄塞費金巨萬歲且饑饉百姓督立稍草夫役之供剗脂割膏猶不克辦乃秋水時發沿河堤壩春築秋防而官民始多事矣懷衛諸邑可不協力防守哉或議石堤顧沁岸沙多泥少最易傾陷惟預物料覓老土捲埽築堤則鑿鑿乎不可易矣邑地多沙易於植柳近經清丈曠田昭如苟相繼種植十年之後不患無料而民可息肩矣

彰德府

安陽在前代水治爲輔岩縣永和爲永和縣一曰永定今縣并之然實要衝長吏送迎貴官竟日不得視事田附西城東城者多爲圍縣東夾洹水者田皆填淤宜麥宜藍秋潦或連歲無成民頗饒裕田多者至三千畝或四千自善應西皆山田中下多種柿梨棗核桃宜菽穀又善牧羊縣南田近岡阜在縣北者土黑多沙又其下

也軍校錯民而居易犯法逮之輒匿頗稱難治成化前俗樸厚而民富宏治中奢靡自壬申盜起歲入損少乃更簡儉多棄賈爲農

湯陰衝要與安陽同田稍不及周流蔡園田皆淤漫亦苦歲潦西山接太行產煤木燒爲薪民性平坦近多豪猾好以唇齒高下人或陰藉大家過失伺隙則發藉相脇知府陳策辟其奸魅稍知戢矣湯陰安陽士喜負氣謝官里居者多能自守不干

林縣居太行下北有蟻穴亦險地也今設兵守之地僻止通晉貨也商賈罕至自水冶至縣路隘不能行車民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七

健樸亦喜爭鬪田多岡阜有積石惟南川平衍宜桑棗黍穀麻菽木棉喜潦惡旱山產則甲於諸縣

臨漳居漳衛之西田皆填淤沃衍無岡阜近漳水南決入安陽臨漳田收畝皆十斛或八斛民占田多者至七八十畝喜奢靡好博然民性寬緩罕健訟者

磁州右阻太行漳滏在前居燕趙相會之間巖郡也衝要視湯陰田多沙礮罕收民殊罷然有陶冶之利尙儉勤力

武安涉皆並山作邑民性健武喜訟以財自雄服室相高武安最多商賈廂坊村墟罔不居 西據十八盤要

害地也東南北則沃衍又產錫煤及墾土與沙田純宜木棉涉則產鐵及自然銅兩邑山多材木俱尙鬼禱賽淫祀病惟事祈禳死則舉尸瘞室中篤修佛事磁自趙周臣以文章爲金人師至今多土也

彰德府續志

先年驛傳馬驢牛頭審編上戶應役雖五年一更非至傾產不已也近年題准徵銀募應民間甚稱便矣蓋驛傳之利害恒苦於冒濫之騷擾行使之需索省差遣嚴查覆此最驛傳興除之要領也舊例州縣里甲輪役十年一周其該應者率計丁糧審編糜費不貲衝繁尤甚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三

萬歷六年郡守常公存仁酌量煩簡議定會銀例分爲三等公費必用者名曰額支數最多帶徵備用者名曰符支次之其名曰雜支者備額外不時之需又次之有餘抵作來歲正數概縣通融徵銀丁糧不滿百錢官擇殷實人役主之嚴爲稽查銀有定額用有常度下之各屬通行宿弊頓革歲省數萬金民賴以蘇此法之最良可行永久者也

林縣

彰德府推官張應登險要圖說

此林縣西山之險要也險要處所俱屬太行之支節其

北由百餘里而入有馬塔口虹梯口迤南則爲蟻穴砦
寨之南則爲魯班壑又南則有斷金橋風門口東峻坂
崔入口關牆嶺距邑七十餘里而上總之南北相連人
迹可及其險而當守者首蟻穴砦次斷金橋其餘則岨
嶇樵徑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行上下爲難無容慮也
何者蟻穴寨西北距縣四十里山姚村迤西五六里爲
東砦門口上有黃蒼岩等泉十處中有官泉三楹營房
二十楹原爲官軍戍守而設也北有教場廣濶七十步
可容馬卒千餘南有倉廩遺地尙存廣濶二十步可貯
粟谷萬石自倉廩南出小蟻穴寨大蟻穴砦百岩口東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三

蓋頭泉小臨清水泉至西蓋頭泉還距營房約二十五
里餘獨百岩口東西蓋頭泉各有樵徑可扳援而上宜
剗削之以絕蹊逕又自教場北由朱路砦斷頭砦距營
房約十餘里而朱路砦亦有樵徑宜剗削也其北柳樹
水泉百戶水泉磴臼焦水泉俱營房正西山西漆樹溝
水泉南柳樹水泉蓮花水泉俱大蟻穴砦山後西面凡
水泉皆可以資宜用斷頭砦至西蓋頭泉南北三十五
里東寨門至砦西後溝東西關十五里總周八十里而
多俱屬官軍往來哨守西砦後溝有通山西蹊徑已經
堵截往來不通而法久令廢成路久矣乃今剗削費計

石粟止留一面上下便於防守之矣其斷金橋去縣西南五十里由桃源店西上有水泉一通與山西平順縣接壤險峻一橋可渡一人倘一夫之當關真萬夫之莫敵東西咽喉行者絡繹萬歷十五年因歲荒設官二員領軍二十分班把守信爲有見今旣事寧亦當掣回何者冗食之足慮而騷擾之可虞也大蟻穴若下險上平水泉數十可屯萬軍此非不軌者思籍以逞哉曹魏高齊倉屯瓦礫猶有可辨自古防之矣官軍輪守向議爲長而未及因水開田之利將偵守軍操戈終日而不事一生計耶此其所以困之也合無守軍移家屯住各因其泉之下流隨宜開墾布種自獲不必起科惟其數年大利之後斟酌抵當行糧分數則地利以興險阻以固而軍無困守之慮矣

內黃縣

黃河故瀆在縣東十里西南入境經帶甚遠內黃得名蓋因是焉水經云故瀆又經繁陽縣故城東注云史記趙將廉頗伐魏取繁陽城是也

衛河自河南輝縣發源歷新鄉衛輝濬縣流經境內西南自南高隄東北達泊口漫衍百五十里出境詩云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卽此

漳河濁漳也水經云出上黨長子縣之發鳩山南流注於黃澤舊合清漳水入衛河今徙於魏縣之西入滏陽河

洹水水經云洹水出上黨泜氏縣經隆慮縣北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於白溝今名安陽河自田氏鎮入境注於衛河

淇水在臨河廢縣東南五里水經云淇水出隆慮縣大號山又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注云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又東北逕并陽城卽郡國志所謂內黃縣有并陽聚者也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五

蕩水水經云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山東又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唐貞觀元年以水微温改曰湯水

羗水水經注羗水出蕩陰縣西北韓大牛泉東至內黃與防水合地理志曰羗水至內黃入蕩

防水水經注防水出西山馬頭澗東逕防城北盧諶征艱賦所謂越防者也其水東南流注於羗水又東歷黃澤入蕩水

黃澤在縣西北澤方數十里水經注云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北至內黃澤右入蕩水亦謂之黃雀溝是水秋夏則汎春冬則涸又逕內黃城南東注白溝漢倪寬爲

令請爲田以給貧民至正統中掌縣事知州宋安以地給民居之

白溝在內黃縣東北水經注云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於白溝

宜師溝水經注云淇水自晉鄙城又東謂之宜師溝東北至內黃澤右入蕩水

六輔渠漢倪寬爲內黃令開渠大溉民田獲利甚溥

孟家潭在縣西北一里俗云卽古黃澤

鷓鴣陂在內黃洹水舊縣南五里西周八十里舊有蘆葦之利

永濟渠在臨河廢縣西北三十里自濬縣界東北入內黃縣隋大業中嘗增修

溝河方輿勝覽云出內黃南白濬滑經顓頊帝嚳二陵之南又東北入內黃界

硝河在縣南出朴硝與開州接界

集賢陂在東郭門外南達硝河北通衛流積雨水溢瀾望無際因建以橋

金堤在縣東上接大名下連滑濬延袤數百里漢書金堤古堰也成帝之時王延世運土塞河決因金堤而增築之上有秦女樓金堤驛今廢

高堤南起高堤鎮北接泊口築僅一百餘里恐衛河沙漲
淹沒民田故築以防之

黃澤堤在縣西北五里澤廣數十里環之以堤漢世祖
被五枝卽其地也

縣隄 倪公隄倪寬所築起自北橫隄環城西遠至東
南長固村十數里

古堰在衛河東沿河修至出境方止

舊志

蕩水 羨水 防水 宜師溝 四水皆出安陽蕩陰

二縣西東流入內黃黃澤後衛水漸大北流接漳渚不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七

能入境皆漸歸沮水入衛隨流而已故今境內四水
黃澤皆 者矣

張鳴南臨漳縣丈地記

普天之下地有定分賦有定額曷以丈也強者兼圻而
糧少弱者削地而糧多部臣上其議以查欺清浮請故
有丈地之名旣丈矣何以復丈也有司志立功者以神
速爲能公丈而報完志博名者以核察爲能僞增而報
糧欺隱未必革而浮糧益浮矣部臣上其議以民稱便
者已之不便者復丈請故有復丈之名有司者苦復丈
之難多假以稱便報罷時邑侯新任至以此而質諸父

老咸云漳地之丈不平也侯毅然曰知丈之不平以勞費而不爲之所非牧也遂下復丈之令擇土官趙時民等一十員矢之以誓諭之以法授之以方畧相地里張村較中自此分四隅坵以千文編號每坵限五頃四十畝鱗次而丈之立坵頭坵副分丈坵內之田某若干某若干一坵一簿以備查立公直老人品題之高下而第其等恐民田影於屯田也先弔屯田之冊以照其數恐境內影於鄰境也會鄰境之官以定其界恐委用之誣慢也不時巡行於郊間量一坵躬驗土脉以勘其公私恐書手造冊因緣成弊也令委官自相攢造飛灑者無

所用其策可謂慮周義著矣丈上地八千二百五十四頃七十七畝二分九釐七毫四絲七忽五微照畝起科下地三百七十三頃八十四畝二分七釐九毫九絲九忽二畝准一起科堆沙地一百八十二頃二十九畝二分三釐一毫九絲一忽七畝准一起科計每畝正糧雜差徵銀四分六釐河流免科欺隱盡革淨糧盡清撫按兩臺大夫會疏薦之百姓稱平矣稱平者有四便焉前者經界不正兩鄰分寸是競今清丈矣彼疆我理載在冊籍孰敢奸度息爭訟之端一便也坵段既明等則又定地之高下總數鐫石一畝不得增減絕那移之竇二

便也每坵報地數雖係之戶頭必報其主名照名派銀
令其自納戶免攢歛之擾三便也河糧固名減半然一
粒不登粥竇逃流苦何所控一行免之去包賠之累四
便也豈不爲我漳民世世永賴哉薄地君尉張君以事
實年月屬余記之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侯端本執紀
法於上委官用命於下不敢食人一菜是以戒功易易
也不則有治法無治人安能盡善此人人之所耳目者
非余之諛言也是爲記 萬歷乙酉二月丈始六月完
之冊畢十月之交侯王姓名良佐字又忠號村峯庚午
舉順天禮經一人余吾右衛官籍山東壽光人

回隆鎮在縣東南五十里南臨御河始隋煬帝導衛輝
蘇門白泉水東北引淇溢漳洹之水爲大河御以巡幸
賜名御河鎮居臨漳安陽內黃魏縣之交衝嘉靖九年
奉 旨立司塲爲總兌河南糧儲之所夫河南之糧在
河南交兌軍民兩便後乃移於小灘鎮兌在屬直隸大
名今又移於館陶兌則屬山東東昌矣夫直隸無兌軍
米山東有兌軍米兌於館陶宜也河南之糧胡爲乎館
陶兌乎司國計者酌通變宜民之方則回隆鎮交兌不
可易乎

崔文敏公新建回隆兌運分司說

初豫漕之運兌

於回隆因以水涉不利而改小灘正德庚辰漳水泛
溢東南過永和符思入於衛出回隆之南五里館陶
故道塞矣運事宜復而議者未遑也嘉靖庚寅河南
叅政田登氏列小灘六害焉商量之欺斛減一分糶
米之售石 三斗牙用十金而私一役夫重賄而得
進後猾取賈而連子婦入廩而竊法格異省償貸官
糧布政使陶諧氏按察使林大畧氏議曰水利則運
宜復運復則害自去矣都御史徐公讚以御史王子
舜耕沈子奎上其議得 旨允行明年辛卯分定叅
政周忠事領是事命其屬撤小灘之署而改建焉作

戶部分司布政分司堂寢各如制作廩三居未閱三
月工成是歲兌米先期兩月而畢省米一萬三千石
有奇省費四萬金餘金二萬兩還帑 政以宜民
而已矣俗所未厭勿亟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
與害因而生法與弊角而立夫小灘失利運軍益微
糝矣物聚而民生心利巨而強欲擅漳水善徙衛水
淹淤弊矣以闔乎之弊當糝者之口運復可言也是
故隨時勤役成其濫役先事明禁決其必戢尚亦永
利哉是舉也恤民倡端田叅政之果容源作政二長
之明費省不墜分守之嚴采長器能都御史之公知

府王天明及察奉憲樂仁刻石載成而予銳附末議
垂後警云

衛輝府

欽差管理河道副使曹 為查勘黃河上源支流以免
併患事蒙 欽差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萬 批據本
道呈卽便會同大名潁州各兵備道及轉行各屬潁河
州縣各掌印官公同委官潁州同知鄒元明細加查勘
要見沁水丹漳伊洛瀍澗等水各於某處發源由某處
經流至某處并於黃河如汾沁丹漳等水相距衛河里
數若干伊洛瀍澗等水相距衛河里數若干南北地形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三

孰高孰下開渠通水有無通利如前各河可改要見河
以北者由某處地方可以開渠至某處入衛河河以南
者由某處地方可以開渠至某處入淮河中間但可支
開不論多寡卽為黃河便利逐一踏勘明白畫圖貼說
具由通詳以憑施行蒙批卽便轉行開封府管河同知
張 親詣黃河沁水上源公同各州縣掌印正官率同
潁河同知耆民南自大樊口起至新鄉縣直抵衛河正
偏來歷開渠一帶細加相看博采民情要見引沁入衛
有無後患如或沁水洶湧衛河難容上自新鄉下至臨
清作何捍禦可免後艱但恐該縣地方官民畏懼大工

卽便明示估過土田悉與重價後用夫役悉給後孱所
謂以河道之全力治此河道決不偏累一縣一民逐一
覆勘明白計慮周悉務求永利畫圖貼說具由呈報蒙
此八月十三日據本官呈於七月二十一日親詣武陟
縣西北沁河自大樊口隄壩起由修武縣西獲嘉縣北
直抵新鄉縣西北至衛河止相去一百二十里并沿河
直至衛輝府迤東接直隸濬縣界止約百里會同多官
看得沁河北岸大樊口先年原有決開堤壩故道一處
詢問居民執稱先年秋水漲大溢過隄岸以致此處決
開隨將修武獲嘉新鄉等處一帶城郭田舍盡被淹衝

官民受害彼時卽令官夫并力築堵增加堤壩見今遺
有河形及至修武縣西北有回馬泉流來清水河一道
經流獲嘉縣之北六里直至新鄉縣西北地方侯家橋
入衛河隨據本地居民齊口稱苦皆云此處原有山河
數處每年秋水泛漲平地出水淹沒民田以致小民逃
竄生命難堪若再開沁河則滔天之勢入於衛河相接
高涌則本縣城郭鄉村盡皆漂流及相度地形委的西
南大高東北卑下以修武縣較之大樊口地下約十五
六丈水平備照至衛輝府府志至元中議通沁水以漕
運總管董文用言衛地最下會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城

浮圖最高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爲照衛河自輝縣
衛河發源經流過新鄉至衛輝府直抵直隸大名山東
等處會流入海在新鄉則河流域牆下兩岸居民千餘
家在衛輝府西北一面離城雖有半里兩岸係商貨之
藪居民稠密公署驛遞俱建於此若欲開浚兩岸各數
十丈則新鄉縣衛輝府城郭居民公署驛遞俱當改移
數里方可動工況沁水猛漲勢比黃河稍有一線之決
溢入衛河則鄰河居民城池受害不支若將沁水引入
衛河則大小之勢不敵容受之量難料在平時猶或可
也若遇漲發縱有隄防恐排山倒海之勢信非衛河一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三

脉所能納者且衛河水清無沙又無稍灣衝崩之勢以
故臨清張秋裏河等處藉之以爲漕運之便及查沁水
與黃河一樣俱係流沙性復埽灣倘水緩沙平致使下
流墊高決臨清則淤張秋萬一漕運窒碍則是疏徐邳
之南流以殺黃河狂瀾之勢反塞上原之咽喉以遺漕
渠乾涸之患其利害卽較然矣據此本月十八日又據
衛輝府呈准張同知關蒙本道按驗蒙 本院案驗據
同知鄒元明揭開沁水出沁州沁源縣經流至懷慶府
武陟縣南頓入黃河今欲令其北歸於衛合於武陟縣
西北地名女樊口決開堤壩引修武縣西直抵新鄉縣

西北灌入衛河相去一百二十里迢迢直達並無阻滯
以下勢若建瓴深爲便益但沁河水面約寬一里衛河
水面不滿五尺所出者大則洶湧之勢可知所納者小
則決溢之患不免若欲一舉兩全上自新鄉下至臨清
於衛河兩岸各闢十餘丈將所闢之土沿河築堤則河
身既廣翁受之量必宏堤護旣長澎湃之勢可禦若然
則一吞一吐上下各得其平在衛在沁彼此穩流無患
矣第以道里計之陸路則三百餘里水程則八站有奇
勞力孔多費財不少然事可必其就緒功可要其有成
不爲虛費無益等情揭報 本部院相應覆勘轉委張

卷五十二

河南三

四

同知親詣黃河沁河上源公同各州縣掌印正官率同
濱河同知耆民細加相勘行府卷查嘉靖十六年准懷
慶府開蒙前道副使張案驗蒙巡撫河南監察御史王
批據鄭州管河判官姚熙呈稱黃河水漲欲將沁河
不容入黃河要自大樊口開淺北行流入衛河隨據武
陟修武等縣人民致仕鄉官人等告稱若因黃河泛漲
南決轍挑大樊口三十丈使沁水北流不惟勞民傷財
兼恐衛河狹淺若此水入之則衝決淹沒小民不免俱
爲魚鱉據由停止訖隆慶二年十二月內本府抄蒙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 鈞票爲改丹

沁疏上遊以防河患事仰府卽查沁河木樂店至新鄉入衛河地理若干有無故道大秋之後水勢若何春夏之交水勢若何作速查明申報蒙委新鄉縣知縣張範親詣勘得木樂店至新鄉入衛河地里一百二十里原無故道先年曾開大樊口淹沒新鄉獲嘉衛輝平地水深二二三丈餘地方受害後修完無碍具由申報蒙批非常之舉黎民懼焉今據該府所申似亦未可輕舉仰管河道不必再行查勘此繳案行本府遵依訖至隆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又批蒙守巡河北道參議徐會案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批據懷慶府蔡同知帖稟前

事仰府卽查本官所請開利丹沁兩河決之北行以分黃河水勢果否地方有益百姓蒙利作速查議呈報依蒙行據新獲淇等縣申稱大概查得嘉靖初年曾蒙議自武陟縣沁河經由之處下水平線至衛輝地下三十餘丈若開以分黃河之水恐就下之勢不可挽過盡導黃河亦未可知各申到府轉呈停止訖則導沁入衛以殺河勢蓋有先之者而卒阻於勢之難行此其準之今而可見者也再考之衛志至正年間董文用爲衛輝路總管郡當衝要會勘得江南圖籍金帛之運不絕於道時議通沁水東北合衛河以便漕運大用曰衛地最

下今每大雨沁輒溢出今若通之則與大名俱沒矣會
遣使相度地形上言衛地浮圖最高纒與沁水平勢不
可開也事遂寢則導沁入衛以濟漕運蓋亦有先之者
而卒止於勢之難行此其酌之古而可見者也今蒙
本部院欲將沁河來入衛河以殺河勢超今邁古誠盛
心也但本府城池建置低下四面平行無有岡巒遮護
且西拱太行之麓東通大名之區一望斥鹵時常卑濕
伏秋水發衛河輒溢平地水高數丈城門之外關市撐
舟臨河一帶居民房屋田禾俱遭淹沒若再將沁水決
入衛河則本府所屬城池及鎮店村落難免衝沒數萬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三

生靈何命於天此其後患不可不預爲慮者而大名山
東滄州以下則又非本府所與知也若謂利在天下
一郡不足恤則改城郭徙人民虛其地以避水衝此亦所
當并議者及考漕運通志徐州洪碑文言昔者水淺洪
險萬夫努舟不能進全賴沁水南達黃河接濟二洪然
後無慮是沁水亦大造於漕者今以其助河爲患而遽
決之北則患一也亦運之而已矣衛輝大名以下之民
亦本部院之所兼愛而不忍置之於昏墊者也且河北
人民自縉紳以下悉皆洶洶然似若不適有居者且將
來衝決淹沒勢所不免於此不言有厥咎矣等因據此

已經本道駁勘去後至本月十一日該本道親詣衛輝府新鄉縣查勘間又據該府呈蒙本道憲牌仰王知府督同該縣及會同士夫鄉民及懷慶府再加查議毋曰前有成論主於先入之見而遂已也依蒙會同懷慶府知府王督同知縣于應昌眼同士夫鄉民郭孟陽等覆勘得衛之與沁小大縣絕一以里計一以丈計於勢委難吞納縱使充拓亦不過止於丈數之間終無益於翁受盈虛之數如欲廣衛如沁則衛輝大名以東俱當改避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而功有難成者且沁水惟甚狂急夾帶流沙果使通之自臨清以北亦爲河運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三

衝決淤塞勢所必至欲殺南河之患而因以重北河之憂所關非小等因復呈到道據此查議間蒙本部院批據開封府管河同知張呈前事蒙批仰管河道親一勘之俟九月河防報寧周流審視毋信有司百姓之言此乃爲減河南山東徐邳黃河大害而言耳大約圖大事者酌彼此利害多寡謀之可乎此不可意必也勘完可一面議焉文移不能盡之此繳又蒙本部院批據衛輝府申前事蒙批所云以沁入衛者原無意必蓋云闢廣衛河直入天津乃可耳若下流不闢則上流誠有如該府所慮者下流一闢是爲上流去水患者在此

舉也而又何患焉衛之民將恐不速爲之矣但云闕地
事體重大則可耳若云沁河濟二洪此指黃河由河南
行時言也今全河灌二洪曹單豐沛徐邳盡爲魚鱉焉
用濟之又沁河發源處 本部院知之此暴水耳消長
不常凡滄水必先下流仰河南管河道會同河北守巡
道詳勘下流 國計及河南山東徐邳衛地民瘼所關
不得草草 朝廷事體多方窮究如衛河下流不可開
則沁水上源未可決也繳又蒙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梁 批據衛輝府申前事批
仰管河道查報又蒙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 批據

卷五十二

河南三

天

衛輝府經歷司呈前事批仰管河道會同守巡河北道
查議詳報繳蒙批又抄批 欽差總理河道右僉都御
史萬 鈞票前事照得潁州同知鄒元明先經 本部
院坐委前去查勘沁河上源續據本官呈稱勘得沁水
堪以導入衛河以殺黃河之勢緣由畫圖貼說呈報前
來事有條理但事體重大又經案行河南管河道覆勘
去後及行同知鄒元明前赴該道聽其委勘外爲此票
仰本道官吏照票事理如遇本官到彼徑自委用隨同
覆勘施行蒙此該本職於本年十一月十九日會同分
守河北道叅議朱 分巡河北道僉事徐 督同衛輝

府知府王 懷慶府知府王 親詣新鄉等處查得嘉
靖三十五六七等年節蒙 總理河道都察院 河南
巡撫兩院 批據懷慶衛輝二府申據汲新等縣民李
鐸等告稱衛河水發淹沒兩府河北受害等情又蒙撫
按兩院咨牒據管河工部郎中汪 呈牒及准 工部
咨准黃總兵手本并臨清張副使分守河北道叅議陰
及兗州東昌二府管河同知等官黎天啓等呈河南沁
州衝開木欒店相隣大樊口三百餘丈決水橫衝突入
衛河水率泥沙瀰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壅運河板閘
至磚閘七十餘里舟行闡面不由啓閉兩月有餘至九

月二十五日水始退消泥沙沉積須將南板新開二關
河洪淤塞三千餘丈河底與閘面相平阻妨糧運不能
前進應行河南管河道作速修築以保來年糧運等因
節該前道副使胡 議允修築訖今議照黃河埽灣壅
沙徐邳河南山東首被其害論者謂其甚於防邊是矣
若沁河移長非常雖不及黃河洶湧之萬一然據其方
長以來流猛沙多亦能助其勢而搏激之以致經年爲
患 本部院欲將沁河之大樊口決開堤壩引修武縣
西直抵新鄉縣西北灌入衛河一則由高就下委若建
甌一則引險入易永殺河勢且地去一百二十餘里又

非隔壤而所佔民產且有償矣所用夫役且倍值矣國計生靈太有兩利卽古所稱平成之績何以加此職等親勘河形詳閱圖卷博訪民情恐有兩難不敢不先議之其一議較河身衛河僅寬五丈而勢緩沁河奚啻一里而勢急以一里之急流引入五丈之緩且狹者翁受不廣其何以容縱如鄒同知所見將衛河兩岸各闢十餘丈毋論輝縣等處卽新鄉一縣欲闢河身以南則該縣北門去河僅有二丈其城牆城樓并內外官民廬舍則將置之水門乎抑將移於高阜之所乎又衛輝府西北離城亦止半里其驛遞公署并該岸大小軍民則將任其以水爲家乎抑將

以手援之歟且兩岸各增十丈連本身五丈僅足二十五丈而望其納一里之水其可得哉此河身之難於充拓也其一議浚河蓋臨清一帶運河雖藉汶水實與衛河通流是臨清譬之堂奧而衛河則門戶也臨清譬之形體而衛河則羽翼也其勢俱並行其源俱無沙若引沁入衛是以沙之濁流投之清河則三十五等年如汪郎中等所呈沁河突入衛河水半泥沙瀾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壅運河七十餘里者其患不專在衛輝而貽患於漕矣門戶傾者必逮堂奧羽翼折者不爲形體大病哉况十五年及三十五年祇因衛水汎漲淹懷慶

衛輝二府民田以致河北洶洶經年陳告及今隆慶六年七月內衛水又泛不減先年之災本道所目擊其害者茲又加以沁流毋論他時恐防漫溢而伏水之交不
至於橫流已乎此下流之難於疏濬也况自新鄉至臨清於衛河兩岸陸則三百餘里水則八站有奇毋論民
廬民田動以萬計卽欲闢丈數非千萬丈數不可欲築堤壩周備以工計之恐非數千萬兩不完以年計之亦
非數年日期不就雖大舉不恤小費亦不可不先籌算而漫爲之也職等才非通方徒竊道聽之言敢爲塗說
伏乞 本部院撫臨地方會同 撫按兩院臨河親加

卷辛二

河南三

三

查勘施行等因通呈照詳蒙批引沁入衛蓋以河南山東南直沿河運道利害言耳據呈沁河之水難拓下流之道難疏是利害相等耳姑罷之以俟再議此繳蒙此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回府著落當官吏照依案驗備蒙詳允事埋遵照施行

衛輝府新鄉縣爲全河之患孔殷善後之計當預冒披愚慮以裨採擇事萬歷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承奉懷慶府同知鄭 帖文准 本府關蒙 分守叅道議杜 劄付咨蒙 欽差總河舒 批據管河道會呈前事又蒙 欽差巡撫趙 并巡按陳 按驗俱同前事

奉此遵依隨行本縣知縣盧 卽於本月二十八日親詣懷慶府河北地方考究丹河來歷查得丹河其源出於山西穿太行山由圪塔坡狄家嶺南注而下中間分散有十八道小溝渠民間引爲灌田總流南經張店至劉村入沁水首尾三十餘里冬春水小果不爲害及夏秋時波濤洶湧與沁無異此丹河之全身也其名爲與衛相通者係上下溝渠內東流第二道者由清化鎮西稍東流水涸不通惟至清化鎮南有金鎗狗跑泉等水相聚迤邐而東經修武縣治南北轉緊扣城東門外又東經獲嘉縣治北相去百餘里許又東俗名爲蔣河至

新鄉縣西北名合河店西入小清河而因以入於衛相沿凡幾百幾十里名爲丹之支流而實非丹水矣夫欲改丹并流入衛若將丹之全身由張店改折而東過狗跑泉因以達衛奈丹至張店地勢傾下入沁甚易勢不能挽若從上面東流第二道小溝渠挖決成河以達衛第丹在彼處方自丹嶺而下奔潰傾跌橫截不住何由東流且稍東南有定王簡王墓在焉乃議者謂衛不能容沁矣改丹并流以殺沁勢是一策也夫此亦息肩之說耳天下事惟親見者爲真丹水秋漲洶湧與沁無異衛不能容沁矣獨能容丹乎審地勢衛地下懷慶三十

餘文由高而下勢若建瓴奔騰澎湃勢難吞受必將開拓河身兩岸築堤遮護夫此一開築也中間毋論小民田產國課所出且逼近城隅勢有難於開築者新鄉北門外緊坐衛水亦置勿論以衛輝府言之城西北隅外卽爲衛河兩岸驛遞公宇商賈居民湊集勢極難於開築將移河於府治南十餘里外遠遶而東其地爲黃河故身淤沙堆積卽淹沒將移河向北其地爲黃土岡沙石高阜益覺難開倘朦朧苟且以衛水而加之全丹勢必漲大潞府親藩在焉脫城不保罪將誰歸此尤事體重大不能不慮者也且衛水清流丹河濁流以濁

卷五十二

河南三

三

投清由高而下衝沙必多在新鄉衛輝猶曰水去疾沙未停勻大名而下臨清張秋等處地勢平衍水去緩行淤沙必多運道阻塞其爲裏河之患不孔亟乎夫改丹改沁爲救徐邳以南漕運計耳而北地運道爲山東河南等處全糧所係務非渺小療腸內而塞咽喉此所謂救一河患增一河患者也開河以南亦議將伊洛渰澗回水放入淮矣會聞淮至清河縣爲河水所讓反上壅卽今洪澤湖泮洞無涯泗臨城郭半在水 祖陵 皇陵不可不慮然此猶爲無與於地方未能深議惟引丹入衛誠見其不可者假使開數百里之河築數百里之

堤於地方無隱憂於徐邳以南之河患有成効卽捐數城之生靈動萬億貲費爲國家圖大事奚不可者第河患未必除徐邳以南未必救而衛地難築親藩宜慮大名以下運道不可保以天下爲任者可無萬全之慮乎以上末議未敢勦襲陳言漫爲阻調考之輿圖審之地勢稽之耆論參之事情的見其如此者謹冒昧以申至若開河築堤歲月工程錢糧夫役惟準諸江工歲費常額一推歲可知者若果引丹入衛另容申報統祈鑒納

滑縣

卷幸二

河南三

三

按滑乃古黃河之遺墟其在大名爲最下衛南坡又滑之下焉每歲暑雨暴行凡上流倒坡諸水悉注於此乃由柳青河達開之澶淵今其河形足徵矣嘉靖十五年柳青河因大風吹沙漸積成堆開之居民遂密植榆柳塹以守之故舊道中塞今被澇已十有八年地沒而租繁民亡而產絕有司臨之弗痛惻者無人心也夫澶淵乃古受水之區其地瘠薄汗下較衛南膏腴賦重天壤不同况澶淵昔年受衛南之水曾未見爲害今日無衛南之水亦豈能爲可界之田耶予蒞任來踏詣故道及諮土著之民又按治河總考曰宋元間滑州水溢城西

北天臺山俄復潰於城西南岸乃走衛南浮澶淵濮曹
邳益信此水從古流通典籍河形昭然顯明辨論非所
事也前長吏累議導復開州動以決運河爲辭夫衛南
一邑之災也運道國家之命也若衛南足以災運河而
故洩之是徒卹一方之利以傷國脉之重小惠非仁害
國不忠君子爲之哉予爲此懼乃遍詣下流求萬全之
策旣不欲壑鄰又不使傷運俾開之無辭於我以甲寅
四月同開州知州劉東清豐縣知縣溫如春長垣縣知
縣崔近思由澶淵及濮范張秋親歷河身達之運道又
見運河東岸有五空橋其地漸卑直抵於海此正洩運

道之溢立法之莫良焉者也矧衛南不過倒波之所漫
者其來也無源其逆也有限流及澶淵自爾分漫隨竭
况能泛數百里傷運道哉俗傳乃謂此水來於黑羊山
孟華潭若以爲山水則是源泉不窮當四時皆盈何獨
春涸而秋澇哉甚矣俗傳之謬也故開溺於俗說憚於
改疏而司運道者亦得藉口於此噫考本源而後可與
言治水明地勢而後可以決利害今議者不信目而重
耳雖禹復起將奈何哉

嵩縣

食貨

花實之毛金石之品鱗介飛走蠕動之屬與隣邑同惟
稻視他邑爲多然稻資於水水資於伊伊能滋稻亦能
決田而澇水溢由山走川勢如建瓴潰蕩土內鞠爲沙
石數年以來田日損稻日寡而民有逋賦寃矣則夫障
岸堙谷損高實下疏支分勢取賈魯之三策而酌川之
使水不爲患亦司土者責也至語山川之產則冶金之
礦爲利實巨南召內鄉盧氏永寧與嵩同之無事則封
塞巡防取民守之一有竊發則徵調攻伐取民用之礦
之爲民害也蓋嘗論其治之之法有二曰塞與開而已
務塞之道者嚴保甲申儆守據要害禁爐冶緝供給移

粟移民之近礦洞者此塞之之術也務開之道者請命
於上屬禁乎下約隣封守分地估民取之而令廉能主
之此開之之術也就二者而論之則淺宜開深宜塞冶
金寡宜塞多宜開蓋礦入旣深則鑿石成洞曲折之間
動數十百丈使含烟實土於一塞之中卽有竊發非假
旬日之力雖衆無所用之其塞之也固宜惟夫其初露
也淺在土石沙礫之際彼取之者旣無錐鑿之艱而我
又不得施其封塞之計且當崇山峻嶺之間風雨晝夜
之晦明林莽虎豹之出入此彼亡命者之所樂聚而我
防禦者之所易奪也卽使守之然抑豈能以持久哉故

塞不如開治金寡則竊者衆費而薄入利小而害大人
不樂取之矣故塞之易治金多廣者曰千貫次者曰百
貫時刻挖鑿則丐子暴富人人將甘心焉譬之聚厓在
几則羣蠅攻之撲之則去撲已則來以是務塞與撲蠅
同矣勢非官造公採挖之既深取之既竭而其害不止
也故又宜開總而言之塞則治其標開則攻其本塞則
資盜開則資公塞則免禍於暫而終有害於民開則上
利乎國而下亦利乎民矣